

百年瞬間：中華民國一世紀的攝影文化

郭力昕，政大廣電系

一、 民國早期的攝影發展：1911-1949

攝影是瞬間的藝術。20 世紀最知名的法國攝影家布列松，視攝影的藝術在於「決定性的瞬間」。攝影術和民主政治一樣，都是西方發達工業國家出口到全世界的文化產物。民主概念或民主政治的實踐，以極為緩慢的速度輸入中華民國，終於在台灣開始初步的開花結果；然而攝影的使用，則是在 1839 年西方出現攝影術之後，於很短的時間裡，就抵達了清帝國的土地上。

物質性的、科技硬體的移植和應用，總是可以快速達成，但是做為一種科技藝術形式、文化創造、或介入政治社會的影像媒介，如攝影，則需要經過迂回曲折的學習、挫折、反思，與它跟不同時代、政治條件、物質發展、社會思潮的不斷互動與折衝，才能逐漸形成一種比較厚重、多元、具有主體性格的事物和文化。在百年的民國歷史前，攝影是征服者與殖民者帶進來的新生事物，曾缺乏在地的文化意義。但隨著新科技在應用上的本地化，百年來我國的攝影歷史演進與文化發展，一點一滴的在台灣也逐漸有了屬於它自己的樣貌。

攝影第一次登陸中國，幾乎與攝影術在歐洲的出現同步。也就是在攝影發明於西方的四年後，它就經由清政府與西方的外交活動中傳了進來。1846 年，香港出現了第一家由西方人經營的照相館，並在當地報紙上刊登廣告出售照片。自 1846 到 1912 民國建立前這段清末時期，尤其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的 1860 年後，西方各種身份的專業或業餘攝影者，絡繹不絕地到中國這神秘古老的東方大地來旅遊、攝影、紀錄。其中比較有名的幾位，當推最早進入中國拍照的法國海關總檢察官 Jules Itier、拍攝鴉片戰爭的義大利戰地攝影記者 Felice A. Beato、美國攝影師 Milton Miller、以及最為人熟知的英國攝影家約翰·湯姆生(John Thomson)。

辛亥革命前後，攝影在我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一些攝影家和照相館，對革命黨相當擁護，盡量的給予支持，並且拍攝了武昌起義一些烈士的就義照片，於中華民國在 1912 年元旦成立時，公開懸掛供人瞻仰。這些紀錄辛亥革命實況的攝影者，為我國早期民主革命，做出一定的貢獻。當時紀錄、報導辛亥革命相關新聞的圖片刊物，有商務印書館編輯出版的《大革命寫真畫》，和中國紅十字會編印的《紅十字會戰地寫真》等；前者收入六百幅關於辛亥革命人物與時事的照片，是一部具有歷史文獻價值的攝影集，後者則是我國最早編印的依本反映戰地醫務

實況的攝影報導專集。

在第一次大戰（1914-1918）期間，我國留學生、海外華僑與大批的華工，被派往歐洲參加作戰。其中一些攝影愛好者，曾攜帶相機在各戰場進行紀錄，拍攝了大量的新聞照片，向世界各報紙媒體投稿，備受稱讚，顯露了中國人的攝影才華。郭承志是其中特別活躍於歐洲戰場的攝影家之一，他的歐戰照片刊載於國外各大報章雜誌，被西方人士推崇。此外，一戰期間國內也出現好些報導世界大戰的攝影刊物或攝影專集：在倫敦編輯、上海發行的《誠報》，是專門報導一戰的大型攝影半月刊，以大尺寸照片，編排有關戰事的各種新聞照片；《歐洲戰影》、《歐戰寫真畫》和《中華民國八年俘虜起居寫真》，則由上海與北京的出版社，分別編輯了大戰期間各種戰事活動或生活紀錄，充分反映我國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這段時間，在攝影文化上的活躍狀態。

五四運動到七七事變的十多年裡，我國的新聞攝影，繼續有著長足的發展與進步。以拍攝新聞照片為職業的攝影記者，在 1920 年代出現。當時北平的「中央寫真通訊社」，是最早設置專職攝影人員的新聞機構。換句話說，攝影記者做為一種新的職業，是從我國這個攝影通訊社開始的。1926 年創刊於上海的《良友》畫報，則是我國第一本以新聞攝影為主的大型現代化畫報。這份刊物內容豐富包羅萬象，雖以新聞攝影為主，也觸及各類生活面向；它刊登的圖片，是十分具有歷史價值的影像資料。上海乃是生產這類攝影畫報的集中地，除了《良友》，尚有十餘種其他的畫報，可謂盛極一時。

在我國報紙的攝影畫刊方面，最早則是上海《時報》的《圖畫週刊》，也稱《圖畫時報》，以刊登新聞照片為主，兼及美術攝影作品。致力於新聞攝影的類似報紙，還有《申報》、《新聞報》等。至於那個年代裡的攝影記者，有口皆碑的著名人物，首推王小亭。他做過西方電影公司在北平電影部門的新聞影片攝影師，也曾受聘於《申報》，任新聞攝影部主任。他最膾炙人口的新聞攝影作品，應該是 1937 年 8 月於上海火車站南站拍到的、被空襲日軍炸毀的車站地上嚎啕大哭的一個無助兒童的畫面。

在新聞報導攝影之外，我國早期攝影文化裡最為突出的另一種攝影創作方向，是風景攝影（或風光攝影）。中國山河壯闊，名勝古蹟遍地皆是，自然條件與文化遺產，都給攝影者提供了風景攝影的絕好環境。當代北京攝影評論家鮑昆，對我國早期風景攝影的傳統，有著相當犀利的描述與分析。他認為，「與西方攝影走著完全不同路向的中國攝影，幾乎自始至終地與風景攝影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早期的中國攝影除開商業用途（主要是肖像）之外，藝術的風景攝影是中國攝影師的主要選擇」。

他進一步指出，因為我國早期進行風景攝影創作的人，「他們眼中的攝影，幾乎一點沒有它是現代性信息媒介的認識，他們一下子就將其與繪畫等同起來」，因此，風景攝影跟中國水墨畫裡的人文山水，幾乎毫無障礙的嫁接在一起，使風景攝影便成一種擬仿或接近中國人文山水畫的影像表達方式。鮑昆對早期我國風景攝影的分析，有著相當重要的意義；他提供了我們對中華民國遷台後大行其道的沙龍攝影和集錦式風景攝影，一種值得參照的文化歷史上的理解角度。本文稍後會再回到這個論點上。

我國早期的主要攝影藝術團體，是最早成立於北平的「光社」，和接著在上海成立的「華社」。「光社」是由北京大學的攝影愛好者黃振玉和陳萬里，於 1919 年發起，先舉辦了第一次攝影展，四年後正式成立了「藝術寫真研究會」，後改名「光社」。因為南京政府成立，政治中心南移，光社主要成員陳萬里、黃振玉等人先後南下，將全國攝影活動的中心轉到上海，並於 1928 年和上海的著名攝影家郎靜山、胡伯翔組織成立「中華攝影學社」，簡稱「華社」。光社是我國率先倡導藝術攝影（在 1920-30 年代又稱美術攝影）的團體，敲鑼打鼓的大聲疾呼攝影可以具有的藝術性，反駁那些對攝影不屑一顧的傳統藝術界的看法。華社在簡章裡，也明白揭舉研究攝影藝術的宗旨。

在這個年代裡，有幾位重要的攝影先行者。陳萬里是我國攝影藝術的主要拓荒者與推動者之一，出版過我國第一本攝影藝術作品專輯《大風集》，也以鏡頭見證過溥儀被逐出故宮的珍貴歷史影像。劉半農是著名的五四時代文學家、語言學家、詩人、和早期攝影藝術理論家；他對攝影的強烈愛好，起於法國留學時期。他於 1927 年出版的《半農談影》，是我國第一本攝影藝術理論專著，為攝影做為一項新的藝術形式，提出了有力的論點。郎靜山可算是我國最早的新聞攝影記者之一，在上海《時報》工作；他開過多次攝影展，並將作品大量送往國外，參加國際攝影沙龍展，入選無數，成為我國在國際最知名的攝影家，也是唯一跟隨國府到台灣的早期主要攝影家。胡伯翔的創作方向，則與郎靜山有很大不同；他是我國最早將鏡頭對準底層勞動階級的攝影家之一，主張攝影是表彰真實的藝術，應該具有時代精神。